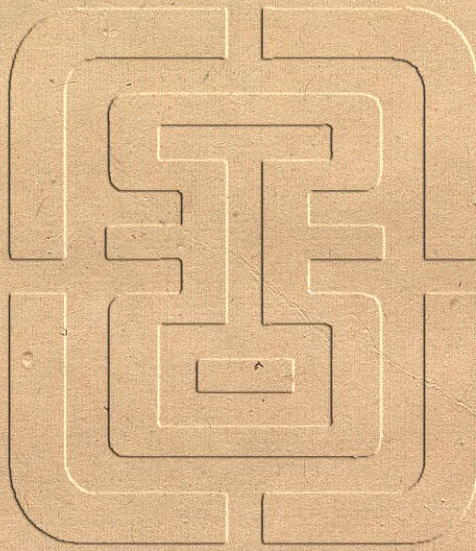


行素州堂金石叢書

103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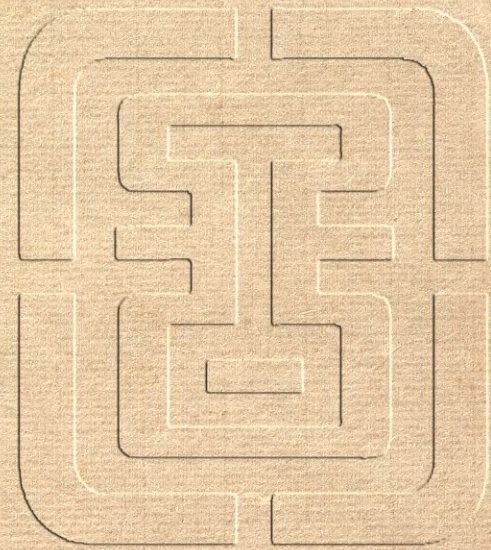
古104  
899  
部 = 110





廣  
州  
書  
院

金雨珍題





光緒丁亥孟秋  
行素艸堂藏板

廣川書跋序

彛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  
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代而  
上鍾磬鼎彝旣多有之其歛識在祕府若好事之家必  
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  
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樞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  
必悉示所藏祈別真贋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  
治道必反覆詳盡冀助教化其本禮法可爲世範者必  
加顯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  
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  
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知



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存得於  
煨燼之餘年來為哀集在者得書跋釐為十卷畫跋六  
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  
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  
歲十月丙辰孤莽謹序

廣川書跋目錄

卷一

父乙尊彝 虞

雌敦 虞

罍尊 夏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商

仲作辛鼎銘 商

狸首豆 商

著尊 商

圓觚 商

象觚

一柱爵

牛鼎

二方鼎

古豆

螭足豆

義尊

著尊

虎彝 周

虬彝 周



壘洗

周

鳥鍾

周

雲雷鍾

周

古盤銘

叔郭父簋銘

伯孝父簋銘

伯嶼父銘

旅匜銘

鬻簋銘

尊鼎銘

卷二

石鼓文

辯文附後

毛伯敦

周成王

魯尊彝銘

伯禽

龔伯尊彝銘

周

叔繇鼎銘

周昭王

伯庶父尊敦銘

周

商洛鼎銘

周成王

盃銘

周制

史伯碩父鼎銘

周宣王

鉅仲寶匜銘

鉅仲寶匜銘

杜孀鋪

方獻銘

紀城敦銘

卷三

周姜敦銘

晉姜鼎銘

孔文父猷鼎銘

大夫始鼎銘

宋公韶鍾銘

宋平公

宋君夫人餽飭鼎

宋

餽鼎銘

宋景公

宋公寶簋銘

邛仲頰盤銘

周

周舉鼎銘

晉平公

癸舉器

匱甲觚

齊豆銘

董鼎

齊子尾

甘鼎

齊樂氏

王子吳猷鼎



寶蘇鍾銘

號州古鍾銘

景鍾銘

銅敦銘

臨淄戟銘

延陵墓字

佳城銘

卷四

秦公敦銘

大公寶缶銘

秦和鍾銘

詛楚文

秦權銘

秦銘

嶧山銘

泰山篆

金人銘

程邈篆書

卷五

古鎗銘

谷口銅筩銘 漢甘露元年

成都石室銘 闕

文公學生題 闕

權銘 王莽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章帝書

窆石銘 永建六年

韓明府碑 元壽

樊常侍碑 延熹元年

孫叔敖碑 延熹三年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延熹四年

西嶽華山碑 延熹四年

鄒閣頌 建甯四年

慶都碑

蔡邕石經 熹平四年

石經尙書

石經論語

朱龜碑 光和六年

小黃門譙敏碑 中平四年

周公禮殿記 初平五年

四皓神坐



君子公昉碑

天祿辟邪字

楊震碑並陰

光祿劉曜碑

橋太尉碑

卷六

鍾繇賀表 建安二十四年

皇象隸字 吳

七賢帖

別本七賢帖

司馬整碑 晉太始四年

太公碑

月儀帖

告誓文 永和

蘭亭敘

成都蘭亭敘

黃庭經 三

畫贊

樂毅論

全文樂毅論

別本樂毅論

高紳樂毅論

狸骨帖

逸少十七帖

逸少八帖

畚庾元規帖

硬黃

洛神賦

洛神賦別本

子敬雜帖

子敬別帖

王中令帖

王敬別帖 二

羊欣薄紹之帖

鄧父碑 後秦建元十二年

銅鼓銘

廬陵王銘志

寶鼎碑 後魏

瘞鶴銘 梁

蕭子雲別帖

烏丸僧修志 梁

智永千文 陳



張龍公碑

隋

隆聖道場碑

大業元年

卷七

砥柱銘

貞觀

醴泉銘

歐陽詢帖

虞世南別帖

薛稷雜碑

李衛公書

褚河南聖教序

永徽

遂良帖

辨法師碑

顯慶

碧落碑

咸亨元年

別本碧落碑

歐陽通碑

歐陽通別帖

智乘院碑

咸亨四年

崔敬嗣墓誌

長安三年

陳昭題名

開元

六公詠

御史精舍碑

開元

盧舍那碑

開元

尉遲迴碑

開元

李太白藁

張旭千字

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別本

郎官石柱記

張友正草字

崇徽公主手痕碑

大曆

卷八

魯公祭姪文

乾元

磨崖碑

大曆

放生池碑

大曆

王密碑

摹畫贊

新驛記

李陽冰篆千字

琴銘

徐浩寶林寺詩

徐浩開河銘



徐浩題經

懷素七帖

懷素別帖

懷素洪州詩

北亭草筆

高閑千字

遺教經

鑄鼎原銘 貞元

陰真人詩 貞元

李翺題名 貞元

桐柏廟碑

撫州六詠

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

園池記別本

陰符經序 開成

金剛經 會昌

武昌詩

衡州門記 大中

趙璘登科記 大中

于範書

唐經生字

盤屋尉題名

津陽亭記

卷九

劉統軍碑 元和

又別本

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

徐偃王碑 元和

平淮西碑 元和

羅池廟碑 長慶

為李文叔書

為陳中玉書 並羅池碑

黃陵廟碑 長慶

為王持國書黃陵碑

李干墓

孔戣 長慶

處州孔子廟碑 咸通

卷十

同光四年宣

李後主蚌帖



李主集賢院書

為張潛夫書官法帖

為方子正書帖

石曼卿書

晝錦堂記

萊公事

顏泉記

寶章集

元符二年刻

為邵仲恭書寶章集

僧伽傳

魯直作烏絲欄書

廣川書跋目錄終

廣川書跋卷第一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為雌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為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雌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為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彝孝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雌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為虎



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爲義雌爲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雌寓屬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尙質其稱蓋云孝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諡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爲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 雌敦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孝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爲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

皆今之權最拔也其制兩雌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邢牧敦哉敦號姜敦皆有款識此器特異疑爲商人製也余考之雌寓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爲雌鼎

### 罍尊

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罍尊戒後世善寶卽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之漢謂罍尊蓋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之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雷之象以其爲罍故



廣川書跋卷一  
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  
如此則孝王之壘蓋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壘夏后氏  
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  
加字年五十矣者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  
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日伯作父丁殆以名著不  
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  
十故以生號仍爲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  
則以甫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  
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  
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  
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爲敘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  
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狸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跌爲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豆也  
政和三年祕書孝定古器以函獸爲狸謂射以狸首爲  
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豆宴賓客因曰  
商狸首豆或以問曰狸首爲豆禮乎曰非也昔之制禮  
諸侯以狸首樂歌也射以歌樂爲節故其詩曰曾孫侯



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夫如此故詩以時會爲意而且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饋食之豆薦羞之豆恒豆水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貍首以爲別邪且刻畫祭器博庶物也雖卻仄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爲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廉爪而饕餮攫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采蘋且又寓之籩豆簠簋之間邪

著尊

著直略切

內府古尊昔嘗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

爲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黼無脰有足壺尊有脰著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魯壺是其制也今孝周官朝獻有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以壺爲尊蓋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爲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爲据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爲著略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爲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爲商觚古量比今纔及三之一



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爲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爲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謂救僂以忠則質尙矣故曰破觚爲圜漢不知觚爲廉苟以尙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爲也後世不孝其制以爲此但取喻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圜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爲雲雷飾足爲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賓賓升

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饌東北面獻公公拜受爵觚之別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爲象觚然觚亦爲象飾邪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差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爲象觚竊爲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巨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 一柱爵

祕閣有爵一柱以度按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五分闊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雷下爲饗饗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禮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方今天子以興禮樂爲務意者天以



三代之禮行乎不然此器何爲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有會簠簋之有益也必三柱加上以覆持之爵有玷反而加其上者以有柱也今爲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觶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虞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玷故不及反反者以玷示其醜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爲主古之爲器以雲雷爲飾非特謂氣烝而澤潤其以爲物之需者如此至于饗饗異獸也以是文之爾貪財爲饗貪食爲饗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自食其身爲太甚也

### 牛鼎

牛鼎無銘識昔內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爲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盡爲牛首知其爲牛鼎也荀爽曰鼎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鐵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爲異然豕鼎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夫以上有之其別



以飾至於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說考之合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二方鼎

祕閣方鼎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柘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如三禮鼎器圖者最古謂以銅爲之三足者鼎也其後劉向謂湯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漢得魏雕適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說謂秦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諸儒許慎蘇林

如淳顏師古輩皆謂禹之鼎惟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圓與祭用鼎鬲無所異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爲鼎四分其足以有成者雖禹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四足矣今世之有魯公文王方鼎有單鬯方鼎有王伯方鼎有陀員庚子方鼎惟祕閣方鼎其大受斛其飾爲羊此古之所謂羊鼎者也或曰魯公方鼎其銘爲尊彝單鬯之鼎其銘爲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爲寶彝一作蓋其制



與祕閣方鼎相類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何哉余考之  
曰禮有六尊六彝六尊以待裸六彝以待祭祀賓客及  
祭之日表齋盛告絜故逆齋以受膳人之盛視饌以受  
烹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制矣然彝卣鬯同器而尊則  
與彝同薦太祀六號器同謂之齋蓋以彝器爲常器齋  
以持而獻也故黍稷稻粱醯醢牲牢同謂齋者惟所用  
以有別也傳曰以壺爲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爲尊以鼎  
爲彝以鼎爲齋其爲尊彝與齋同制有所本也今孝父  
癸方彝其制鼎也孔文父歛鼎其制尊單槩從彝其制  
鼎盃與觚皆具蓋宗彝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以享  
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跗如盤禮官疑之  
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儒官考定蓋朝廷講禮既備  
將大革器物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哉余  
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于笄都騰反傳曰瓦豆

謂之登豆之制則同毛氏謂瓦爲笄木爲豆不知古者  
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醢七菹三醢此豆實也清廟  
未食則爲朝事以菹醢爲薦至于薦孰則羸廬蚺魚尸  
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羞主婦右之則  
有羞豆加豆有鐙有拔故禮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  
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



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人當獻口于尸則執醴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爲之受四升此宜梁院正湛相承以自絕於禮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

螭足豆

上方出銅豆螭趺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學號螭足周豆足爲盤螭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蓋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卻

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餒也夫豆宴豆羸麤蜺魚其爲加豆芹蒲落筍羞房中之豆醢食糝食不爲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爲敦獻盤杆亦或用以爲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特牲饋食禮曰筵對席佐食分簋錡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從周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夔夔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



禮器則依康成爲据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爲誤猶謂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疑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爲牛象杳蓋未嘗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脗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爲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尙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孝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爲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爲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爲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爲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雷回雲紘有旋動之勢此固爲周制也又有獸傅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榆剛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數目頤脰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爲薦所以致飾也

### 虎彝

廬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器



京兆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予攷於書宗彝  
謂虎雌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雌備  
舉矣嘗見父乙尊爲虎然虎雌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  
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  
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  
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爲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  
昔周人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雌彝自爲二器蓋周所制  
也

雌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大者  
爲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岐尾如雌腹下空可

以縣故爲罇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  
古彝其制如此則古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之制如此  
其以爲絺繡倣此而已後世作器文采日以加縟故有  
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雌彝虎彝或器  
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  
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蓋嘗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  
二器同爲宗彝故書舉虎雌但曰宗彝其說在祖乙之  
雌彝至此余竊疑之其爲斑文者虎也岐尾者雌也此  
豈古之備二物於宗彝制邪

鬯洗

祕閣有壘其高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



余按罍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罍罍水在東冠禮設洗直于東榮罍水在洗東蓋古者祭祀燕會皆用罍洗所以盥也罍貯水洗受水凡行禮者盥然君尊不就罍故有匝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雷與罍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爲文取精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蟲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烏鍾

祕閣烏鍾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重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闕容六舞闕容四于闕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緝也其銘作烏形祕

閣謂畫烏爲象以自別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昔籀文烏象鳥形而點目以鳥目可見鳥目不可辨篆文曰從鳥而鳴亦鳥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火伏屋爲烏此周受命之符也鼎著以鳥或宜本于此余考董鼎鳳鼎皆以銘器安知烏非其以名著邪

雲雷鍾

御府有鍾無款識可考然鼓闕一雲一雷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爲之說者以爲周鍾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按得高六寸三分衡甬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橫四寸兩欒相距六寸橫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



鉦舞其體也甬衡其柄旋幹其所縣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鎮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是故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余信以爲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爲舉蓋而進之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匱盤也匱以注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簋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考其識曰叔高父作鬻簋余按古文高當作郭鬻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爲中爲衆與今文無異蓋人三衆也簋形圓而脩如龜原父因歎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用簋疑禮家無所据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有內圓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龜形容量不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知爲簋也傳曰豆實三而穀豆爲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按之周一斗一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爲一周隋則三而爲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二升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卽据以爲制不知三代禮器蓋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爲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



器自爲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慎疑如此

伯孝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孝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爲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爲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簋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簋簋曰以木爲之容斗二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旒人爲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簋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旒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簋簋大夫刻爲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楨而圓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爲飾於蓋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

伯巢父銘

古甗皆有蓋有秝其下可爨上可冪以爲丞塵者也許慎言後改爲甗甗甗形相類不可便爲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甗獨存也觀廩人漑甗甗司空濯豆邊便知甗非甗矣甗在漢讀若吉在隋音彥今人作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簋簋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甗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



今其銘曰伯夔父作旅甗知古之爲甗以備薪烝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巽作温今按攷書温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廉謂進也王存父瀘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爲瀘

旅匱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余隋韻始爲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涸中歐陽文忠釋其文曰弭伯作者匱考之於字煇當作旅以王存父書考之匱則沱字今文以沱爲池宜世不加考也禮器有匱而無沱匱爲方中也則此器爲匱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爲匚若缶爲匱杯爲匱邊爲匱簋

爲匱其取類衆矣篆文匱从方而古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論匱謂爲盛水器陸灋言劉臻以爲類椀蓋古所用以酌也漢人或謂形類羹魁中有道可以注水故懷羸奉盥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羹魁異矣是匱之類不一疑漢人所見異也

鬻簋銘

先秦古器有鬻簋楊氏古器圖有鬻甗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鬻也不知簋盛黍稷且又可亨飪耶考其文協當爲旅今字學諸書有據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爲鬻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



稷者以簋進稻梁者以簠故有八簋六簠又有一物而  
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甌  
言旅者亦用以享享非一器也

尊鼎銘

李保季得鼎于長安耕者其銘曰集作尊鼎萬壽無疆  
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鼎異形其制似鼎者此鼎尊也  
呂大臨疑孔文父歛鼎爲壺尊之屬而銘以鼎蓋古之  
制器自有据而鼎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名之唐開  
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鼎五銘曰丞作尊鼎與保  
年鼎同文但丞字刂缺不可識疑此鼎是也

廣川書跋卷第一終

廣川書跋卷第二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  
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於兵鉞其  
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  
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据至謂田  
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  
古唐廼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爲正頌亦恨不得在  
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繩鐵  
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剝之部類中後



世得孝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微詞索事或  
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按獵受朝宣暢威靈愴讐夷夏  
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  
當時文已不辯故論各異出也嘗孝于書田獵雖歲行  
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  
四王二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  
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  
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  
作史攬書竇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旣攻我馬旣  
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孝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  
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美其知

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  
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  
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山以合諸侯  
況小正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  
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宣王未可  
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  
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  
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  
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  
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



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廼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譌自杜甫尙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邪曰繼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未有孝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邠所作也邠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彤冕黃裳鑿斨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內門立



中庭右祝邾王呼內史冊命邾王曰邾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爲毛未鄭歐陽永未書以爲据楊南仲呂大臨以鄭爲邾說文弁作異因以爲證古字繁省雖不可盡孝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弁不從曰其文異甚不知何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酈酈等字呂忱謂酈爲周大夫名酈爲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知之而地邑或以爲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酈爲周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以采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封爲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

叔仍文王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日皇孝龔伯則非毛伯鄭矣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尙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赤芾鑿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以爲寵者知爲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彝銘

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齒字傳模既失又改爲岑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囟蓋爲魯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囟公諸儒不能考定



或以爲鬯者非也以古文孝之其書以鹵爲魯在漢猶然其作鬯者蓋古者簡質其省文亦自有据宜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二戴爲書謂其說可信至于非二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爲過蓋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孝此銘合於禮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

龔伯尊彝銘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奇獸口圓上周以回文下畫爲雲氣以禮孝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別尊彝故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其制如此

罍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尊罍以次別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爲上尊卣爲中罍爲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爾孝于禮書犧象著壺大山此尊也雞鳥罍黃虎雖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爲雲雷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爲古文雷字故以雞彝盛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裸爲奠不飲朝踐尸飲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爲奠則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醕音印尸三獻故王醕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醕尸用饋獻之尊益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卽用罍



尊禮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  
罍彝尊同名蓋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設罍諸臣所酢人  
君以黃金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  
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  
士以梓其說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龔  
伯尊彝孝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蓋當作益公原父以爲  
非諡所見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隸書始變而今文或異  
然古諡益音益爲益自當以古文定也吳顧野王曰大也乙  
憲翻篆文異與願同古文作醜自當從篆

叔繚鼎銘

繚音變

叔繚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

宗周王命叔繚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  
王城爲宗周卜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還在豐  
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  
遷故黍離閔宗周官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  
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幽王之前可以考也史自共和  
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  
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  
之年久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繚作器蓋在二王  
之世矣銘之所書有罍彝尊鼎蓋宗廟之器說者以木  
橫貫鼎而舉之謂鼎然易之鼎象則爲金鉉豈叔繚之  
鼎以爲金鼎者耶尊彝有六其器也則用木朝踐獻踐



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需終者今見於此  
夔鼎之銘又曰需始需終古者以需爲善其文與今同  
此其謂善頌者也

伯庶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世或  
疑舟爲丹又以爲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舟爲古文  
周氏顧野王謂舟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  
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按也如伯  
庶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  
寧爲丁丁爲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間耶庶父  
知爲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爲有益飾者豈庶臣得用

哉知周無丹氏井氏冽于侯國者舟也齊在周爲大國  
世與姬爲媾以國聘者在名則爲太姜少姜在諡則爲  
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爲齊姜晉姜衛姜蓋以國繫姓  
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  
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爲諡者  
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  
也伯庶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爲姪矣禮  
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庶  
父爲齊子也或疑爲王之姑者則以周爲諡矣若王之  
姑姊妹則爲姬氏或當以異姓爲姑姊媾者又非周制  
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揜也



廣川書跋卷二  
尊敦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爲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按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旣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誠作尊鼎原父以丁爲寧其說是也周旣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孝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卽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

請復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卽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之

盃銘

伯王敦子作寶盃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慎以盃爲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盃爲味陸灋言以盃爲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爲鑊而以鑊爲嘗嘗爲器盆之大者盃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盃不可謂鑊孫強亦以盃爲



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鑊爲大鍾皆非有據  
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離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  
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盃爲鑊則失其制久矣灋言  
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  
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盃西後陳鼎於阼階爨  
爲竈盃卽煮薦體之器也升食者自盃以受於鼎鼎陳  
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實鼎曰胥音征實俎曰載肩臂臠  
謂之前體膊脰謂之後體正脰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  
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盃盃別一鼎盃中肉孰各升於  
鼎故取於盃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  
以薦孰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邊豆

有事於祭祀有司凡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  
辯則盃廢已久其名又改尙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按其權量所  
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  
二分徑尺有六寸九分受一秬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  
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秬  
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史伯碩父追孝於  
朕皇孝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剝缺  
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巳子也余按商兄癸彝  
爲丁子周哉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



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之  
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滅剛日不  
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卽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  
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  
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  
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  
司徒問國於司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  
穎鼎銘同其皇孝舟母或以碩父爲穎字者雖然必口  
與其字爲配至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穎或  
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鼎二以釐仲爲皇孝  
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

也稱王父以皇孝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  
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  
綽縮眉壽或爲說曰縮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  
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  
況以秦文考之耶

弭仲寶匱銘

古人制壘其書已凶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  
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匣其大若干其深若  
干文飾繁縟世不能考以壘數惟其銘曰弭仲作寶匣  
劉原父釋曰寶醫醫於禮爲櫝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  
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



集字當作匱其書尙與篆合古文匱不从竹後人因之  
从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古文不廢其同者  
甚衆若匱从夾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爲古文然小篆  
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世或疑篋未有範銅爲之  
此猶以从竹爲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  
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  
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爲名用金用竹隨其所  
爲也豈但盡用竹哉強之忍翻訓曰弓強也余以自漢  
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爲張仲誤也

強仲寶醫銘

上方所藏旅篋至衆獨無旅篋呂氏考古圖所載備矣  
大抵皆篋也昔嘗考其銘竊有疑於此矣篋篋古人共  
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篋而無篋勿藏所得  
不應盡藏旅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爲一器但方  
圓異爾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蓋爲龜  
此古医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勿藏古器上之  
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強仲寶  
医原父固以爲張仲所作器也医又作医余按強伯之  
器旣曰匱矣今而則又以医爲医其說異也考其文方  
中作乘以古按之則爲医與篋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  
旣廢篋篋之制尤失至以方圓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  
卿大夫異制苟爲傳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



杜孺鋪

禮器無鋪古者陳獸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簠从甫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爲之或从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簠稻梁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簠圓曰簋簠內圓外方簋內方外圓余竊疑漢人不知何所据耶古器存於今者簠不圓則簠不方可知矣今日鋪尊則以簠爲尊受飯爲簠受飲爲尊以受飯之制爲飲之制器則其制固宜異矣

方甌銘

李氏甌無秣銘曰方虜或疑其制余爲考之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鬲曰鬻亦鬻器類甌古文作虜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甌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紀有甌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自異而紀侯之甌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旣滅之矣崇寧元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甚其大若盤可受今二斗二升者嘗考之鄭康成以敦爲槃類賈公彥曰以木爲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鼎高黼甌乃知其說異也盟會玉敦當以玉爲之不在飾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誓則不用黍



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為敦用以烹飪也則其制宜與鼎彝類若以玉為敦則不可以爨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石鼓文

避我字 車既工攻 避馬既同 避車既好 避馬既駢 鄭音

寶郭云恐是 君子鼎鼎 員字 避避 良涉反 員旂鹿

速速君子之求 口口 郭云恐當作 齒 弓 薛作 弓 趙

有茲 古以 寺 諸字皆 避 避 其特 薛鄭皆 其來 趨 趨

此亦 趨 趨 許建反 一 夔 夔 音義未詳 石 卽 避 今作 啟

之禦 卽時 鹿 趨 趨 陳知反 薛 其來 齒 齒 薛作 首 鄭云

既施本無 避 避 其樸 其來 遺 遺 趙本有 射 一本作 避

其猶 音義未詳 蜀

右一 薛作 辛文 鄭作 丙文

汧 毆 古也 字又 郭云 汧 汧 鄭叶作 綿 汧 郭云 讀 叔 籀

皮字借 淖 淵 鯁 鄭音 鯉 處 鄭叶 之 君子 溲 籀文 從 寸 之

作被音 淖 淵 鯁 鄭音 鯉 處 鄭叶 之 君子 溲 籀文 從 寸 之

滿 滿 鄭云 卽 漫 字 又 通 鯨 所加 反 其 旂 游 今作 趨 趨 薛

散 鄭作 撒 帛 古文 泊 魚 鱗 鱗 音 洛 薛 其 蓋 鄭云 蓋 亦

相 關 反 氏 鮮 黃 帛 其 鱗 鄭作 鱗 又 鱗 又 鮒 鄭云 卽 其

胡 乞 及 反 鄭 孔 庶 羅 謨 官 反 籀 之 鬩 鬩 必 若 望 望 籀

洋 字 鄭音 趨 趨 卽 邁 字 其 魚 佳 通 維 可 通 何 佳 鱣 佳

鯉 可 呂 囊 符 霄 之 佳 楊 及 柳



右二 薛作戊文 鄭作甲文

田車既安 鑿郭云大么 勒驛驛馬 一作 衆從 一作 既簡

左驂旛旛 右驂驥驥 渠年 避吕 隋于 遼 古原 避戈 世

阮 鄭作阮 薛作阮 籀文今 宮車其寫 讀如 秀弓 寺 時

射麋豕 孔庶麇鹿 雉兔 其口 又有 旃 鄭云 今 其口 熤

鄭云 作奔 大 鄭本 有 囿 字 在 九 口 出 各 亞 施 云 汗 簡

或作 走 大 字 上 古 直 字 也 口 出 各 亞 施 云 汗 簡

經作 口 口 果 薛作 昇 字 鄭 疑 思 字 郭 云 恐 口 執 而 勿

射 口 庶 趨 趨 郎 擊 切 鄭 是 臭 字 古 老 切 大 白 澤 也 口 執 而 勿

右三 薛作 丙 文 鄭作 丁 文 石 本 作 備 說 文 作 奉 呼 骨 救 眞 鄭 云 卽

鎮 口 口 鑾 車 攀 反 薛 作 攀 字 鄭 云 拜 字 馬 其 寫 六 轡 驚 驚

鄭云 五 到 反 讀 若 遇 諸 迂 諸 字 徒 馭 鄭 作 孔 庶 廓 薛 作

家 竝 闕 一 字 無 重 文 迂 作 徒 馭 鄭 作 孔 庶 廓 薛 作

富 古 宣 搏 搏 齒 鄭 云 卽 車 載 衍 道 字 口 徒 如 章 遼 溼

通 作 陰 陽 趕 趕 卽 趣 字 六 馬 射 之 矧 籀 文 族 字 鄭 迂

今 作 如 虎 獸 麇 諸 本 如 口 口 口 多 賢 迪 鄭 云 今 禽 口

徐 作 如 虎 獸 麇 諸 本 如 口 口 口 多 賢 迪 鄭 云 今 禽 口

右四 薛作 丁 文 鄭作 戊 文 言 策 命 諸 臣 天 字 霈 雨 口 漉 今 省 迨 湧 盥 止

口 口 口 天 有 一 本 無 此 天 字 霈 雨 口 漉 今 省 迨 湧 盥 止

反 盈 沫 鄭 云 今 作 濼 鄭 作 濼 君 子 卽 悉 涉 口 口 漉 汙

殿 也 泊 泊 淒 淒 口 口 舫 舟 鹵 薛 作 恁 字 鄭 云 卽 歸 口

口 自 廓 薛 郭 作 廓 鄭 徒 駿 湯 湯 佳 通 舟 吕 衍 或 陰 或



□止其奔其敵鄭云今□□其吏古文

右五薛作王文鄭作辛

□猷乍籀文通作遵乍導□衛即導遄我嗣鄭作洽字□除帥放

被音序郭□葸薛作鱗音莽郭云恐是莽居為卅

石本作非世字也卅里□微微薛作微鄭云微一本

無此適薛作迺鄭罔薛亦作罔□纍古桌杵棫其□

椴讀作皓方老庸庸薛作庸鄭云鳴□亞箬薛郭

文若箬薛作格字其莠薛作莠鄭為所旂薛作憂鄭□籃

郭作籃云籀衛百對樹薛鄭音合鄭云疑即富

文蓋字今省衛百對樹薛鄭音合鄭云疑即富

非字

右六薛作庚文鄭作

□□□□而師□□□□□□□□□□弓矢孔鄭本

三庶左駿此字鄭□□滔滔是裁說文古熾字□□

□□不具奪薛本有□□後具肝薛作肝鄭

□□其寫矢石本作災薛具□□來樂天子施

鄭本子下有來字□□嗣王始古我□□來

右七薛作王文

馭被走薛作王文馬鄭云今暫若石本作驟薛作

古諾字從此放薛作放音非也雉立其一之施云宿二

止字按此本作之字

右八薛作巴文

施云此鼓最磨威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二終

廣川書跋卷第二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周姜敦銘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得用  
殆與秦漢間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下故當時  
語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爲姜氏則世以爲貴姓  
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周爲諡者惟伯禽弟  
守采地居王之畿內世以周自別後世如宰周公類可  
以孝也其謂姜則王畿之公也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  
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子分屬王畿  
者則以采地著其受姓命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蓋



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別於周矣若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爲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爲權若干爲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爲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爲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爲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間有遺缺不得

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蚤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孝於禮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腳臙臙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爲膚鼎惟鼎則享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耶腊音昔乾肉也臙音香牛臙也臙音熏羊臙也臙音察豕臙也見內則

孔文父歛鼎銘

孔文父鼎其制異也昔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蓋尊壺



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考之有足爲尊而著尊無足魯公方鼎銘爲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庶父敦則足如杆彝卣同器而父癸彝實爲方鼎夫鼎之大亨謂以木巽火然旅鼎陪鼎雖不受爨有亨養之道故鼎以有載也且有舉而行也受食爲食鼎受飲爲飲鼎食飲之異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梁醴則致飲於賓客豈無器而節厚薄之齊哉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此器爲似其謂之鼎豈豎馳槽蓋有火齊而節之謂耶

### 大夫始鼎

大夫始鼎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味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章又曰大夫始釶

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永寶用按禮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錫命將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書必載之宗彝子孫寶用惟永永無怠以無忘其初古人於此以侈大王靈而著昭寵其章大矣又以告後之人其以致戒者此以禮乎取之何哉余曰此神之約也自商以上則不別於此矣夫與神約者非必命祀郊社羣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宗爲祀而求使子孫不廢用享者此與神約者也故大約劑書於宗彝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者其刑墨公法治之此其爲約也先儒以彝爲宗廟六彝蓋尊之制爾余謂凡宗廟常器皆



宗彝也虞氏宗彝至周分爲二者豈可以宗彝盡宗廟之制哉今考古器存者鼎敦尊鬲等衆矣皆著銘曰彝則宗廟之器其常用者皆得銘之矣不必謂六彝之所書也

宋公涇鍾銘

涇音莖

崇寧三年應天府得古鍾六於崇福院其一爲黃鍾之宮高一尺四寸八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四寸半橫一尺三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八分橫一尺有二寸其二爲大呂之角高一尺三寸四分鈕高四寸一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五分橫一尺兩欒距一尺六寸三分橫一尺一寸五分其三太簇之徵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

九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二分橫九寸二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其四夾鍾之商高一尺二寸七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二寸三分橫八寸八分兩欒距一尺四寸橫尺有二寸八分其五姑洗之羽高一尺一寸五分鈕高三寸八分兩舞距一尺五分橫八寸兩欒距尺有二寸三分橫九寸三分其六

缺

銘曰宋公成之涇鍾按史記平公名成當周簡王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爲平公立四十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出自帝顓頊當高陽氏之世樂號六莖今孝于書曰涇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爲瑩其實一也宋均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此



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爲華以莖爲實高辛氏旣發其英則高陽氏實之于莖所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其和氣使天下咸得而遂焉夫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代獨不見英莖之作於時疑宋爲商後于其國而用之以存其禮樂茲故得而作也嘗孝之襄公世作商頌以祀成湯故閔馬父曰正孝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以校而輯之則孝父所作也太史遷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孝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于郊冥者異於先王故詩詠契之德宋無

園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曰大禘夫能祀契湯商宗有道則其臣宜作頌歌以薦之廟是宋用商之禮樂其作頌者無可怪也孝其詩大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嘗有樂則禮用殷也錯衡三等同之非周制也鞀鼓楹貫於宣王時孝父效之如孝父不作頌且謂晞尹吉甫者何哉余故謂頌成湯作莖樂則宋之制得以孝矣天子方作大成樂以紹百王絕業故嘗求鍾之制不得周之舊鍾存者衆矣側巫則墜而不應橫貫則扶搖而不得定孝擊備設則震掉而或不得盡其音聲有司患之翌日制詔丞相御史以經鍾爲正故今鍾得調焉乃下詔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非天相



之其能盡感德之事哉

宋君夫人餽飭鼎

余既爲編修官畢完書宋公繼之鼎矣蓋餽爲八珍或曰有菜之鼎也翌日校書郎黃伯思持宋君夫人餽飭鼎以問君與夫人竝爲餽鼎此何制也余曰古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餽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有饋也餽在禮爲糝食糝一爲菜烝牛羊豕糝稻爲餌則糝以相參爲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飭於字書不見疑爲鈎蓋古鈎爲鈎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羹謂之鈎鈎清也其可謂之餽哉古文臂鐘爲鈎似鐘而長頸爲鈎飭鼎有蓋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餽鼎銘

祕閣至和舊鼎其銘曰宋公繼餽鼎少監羅畸摹其款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繼者豈宋自爲諡或以采地舉耶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啟實封於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爲諡其曰宋公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繼而史爲頭曼孫炎以繼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孝班因漢書猶有兜繼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餽鼎食鼎也今飭鼎亦曰餽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



鼎陪鼎特鼎然謂餼鼎者糝鼎也傳曰糝謂之餼又曰  
筍之爲菜則餼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膾  
無糝鄭康成孝于周謂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  
自異故薦食不同古之食饗若糝有菜則入八珍不須  
肝膾若糝無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餼鼎則糝有菜之鼎  
也

宋公寶簋銘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簋或疑  
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之  
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以爲据者鮮或不亂於禮  
也元豐二年詔禮官考据典禮定爲奉祀禮文其書大  
備禮官請依古作簋簋器上難其事謂禮制無明憲今  
偶得一器卽用爲据古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昭鑑遠  
矣今考宋公簋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据也

卽仲頽盤銘

卽仲之孫伯莪作頽盤銘曰惟王月初吉丁亥卽仲之  
孫伯莪自作頽盤用蘄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  
用之昔人以初吉爲疑蓋古文以王爲月則其爲正可  
知按說文頽作洙馬融曰頽面器也傳曰洗手謂之洙  
洗面謂之醜古之事親者垢燂潘請醜頽與醜同古今  
文異也卽中采地當周畿內疑爲王子弟古有卽疏卽  
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



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  
詞如此至于孫之詞不得用此也

周舉鼎銘

高九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二分容一斗六升二合重十四斤一十一兩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何爲  
古文舉然此爲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  
矣已爵爲舉丁卣爲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  
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  
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  
且自酌也後之爲制者設之于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  
其後改爲百獸尊設于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爲

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  
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  
君所爲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犇洗觶一時有  
見乃傳後世不怠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  
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  
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爲觚其容三升則當古之一  
斗余知非觚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爲名疑爲商之時  
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範與觚異者以無四隅而廉稜  
皆廢不得爲觚傳曰觚之爲觚以有觚爲廉不爲廉者



非觚也或謂舉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癸爲名矣而舉又爲名定誰名耶今鼎有舉爵亦有舉謂可舉也昔杜蕢揚觶其實爲觥後世以爲舉者本此或古人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尊觥於筐古文觥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作觥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觥相近學者多聞觥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當漢之世二字相混然癸非商人則此當爲杜舉或曰何知非商之器曰吾孝之禮媵爵者洗象觥今癸舉則爲四象者以其形制索之知周物也

匱甲觥

始余得匱甲城觥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孝其制蓋古所謂觥也又得李氏觥高一尺一分其容六合無壇字廉隅其足爲四象孝其制則觥也梓人曰爵一升觥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觥一獻而三酬則爲一升禮家於此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昔韓嬰謂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解四升曰檝如此則觥定二升解定三升古者權量三不當今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觥是也若匱甲城所得按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爲解矣傳曰觥之爲觥者以有觥也今匱甲器無觥與解得以觥名矣昔鄭氏謂梓人之觥字當爲觥觥與解同制則其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觥大二升解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長兄弟洗觥爲加爵則觥倍於爵



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誤也

齊豆銘

孝器之形知爲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孝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秦有太公其後世爲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爲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求之孝公皆遠在十

世後可考也

薑鼎

祕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薑形余以書傳按之疑爲公子薑也春秋時如鄭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以薑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爲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爲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爲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焉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



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薑之字猶爲象  
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  
服虔曰薑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  
曰蛆張列切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旣以蛆爲蠅種則  
不復以螿爲蛆矣以薑尾爲蠍則還以薑爲異文宜其  
古字廢也

甘鼎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孝於古在篆  
爲箕在籀爲期在古文爲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款  
識深重與薑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家可識自  
漢以來功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刻鑿爲之

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爲周秦間寶器也嘗考  
于古齊公孫寵生欒施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  
爲氏故漢有況其古者廟器以名寔器以字此其爲燕  
器者與欒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和  
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  
經其爲尊古文老子其爲卮或體爲尊王存父爲卮古  
書亦無爲甘者惟顧野玉以甘爲箕後世其疑於此林  
罕以甘爲其蓋本鼎銘以孝書法當古文廢絕後罕能  
以古學自孝不徒爾也昔走作寶味鍾銘與季姜歛盂  
及石鼓皆从甘爲其則林之說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  
議罕不能据古而自多臆說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



謂不知而妄有作也

王子吳歛馱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歛馱其糜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馱而馱見三蒼知爲鼎也古者以尊壺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以得爲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歛馱蓋惟宴私用之抱朴子以辱金不可用以爲藥且爲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慎其所養也古者敦斝卮匜非餒莫敢用之又以口澤不可用器而謂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据耶意者用以爲享乎或

以此戒之可銘也

寶甌鍾銘

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舞距七寸七分橫五寸五分兩欒距八寸九

分橫六寸六分重十斤五兩

祕閣寶甌鍾銘曰走作朕皇祖文孝寶甌鍾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呂氏說曰太史公稱牛馬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走自見於書蓋卑以自謂託於此也或謂託於下走自漢如此周人未嘗有此嘗孝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宜刻名以自列其曰走爲賤稱非言懼名禮此昔人所慎也走自是著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書走足走正同文在今其有据者如此又如不可据者尙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



曰銘稱皇祖文孝謂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昔人衛莊公曰皇祖文王烈祖康未文祖襄公古人稱文祖文孝不必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孝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孝以其皇祖稱孝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賡作文孝尊師餘作文孝彝哉作文孝敦豈皆以文王享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制也

寶彝鍾

寶彝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禮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寸五分衡甬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橫五寸三分兩欒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太府

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爲飾又其旁刻字作鳳形若鳥鍾飾鳥爲名舊號鳳鍾古著字本象形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有識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爲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爲之小篆轉以爲朋司馬彪曰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爲銘知爲鳳也或曰周之興鸞鷟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虢州古鍾銘

虢州所上古鍾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釐其頂徑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摩滅不可復識



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內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韻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參定尺度明年樂成還之御府廼俾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蓋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器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圖而盡也今考其制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雖備而祛鼓不辨有舞外承有衡上別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于經也夫金尙羽其器有六以樂論者皆鍾也故曰中者爲宮其大爲鑄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曰鐔如鍾爲鏡如鈴爲鐸此古人所用以咏樂者也今其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鐔于者耶故曰以金鐔咏鼓于寶謂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當寶之世其器與灋猶世習之不廢故得備列於此宜其考擊不受而無攢隧也漢什邡縣段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圍如筍史臣不能盡考故書如此不知其器可考亦異此說矣方後周時本玉斗以宋度則蔡邕古龠合按晉前尺大一寸八釐其灋與今黍尺適等則徑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按之當三尺四寸矣此或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鍾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鍾景祐中諸儒議



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圖之其高三尺二寸  
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或曰此古景鍾  
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銘金石謂此也後世鑄  
金之功既廢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黃帝作五鍾  
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鍾則景鍾自是寶器  
若夫晉人之銘魏顥自爲晉景公鍾不知其制與古同  
異許慎辨鍾爲酒器而鐘爲樂器今孝景鍾味鍾其銘  
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味鍾作鐘是知古人於此不一  
其書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鍾鼎或藏厚地堙忽間未  
出慎不得見之故論書如此

銅敦銘

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周  
頓首奉揚王休命用作文孝寶敦其制與周姜敦異蓋  
圓不作龜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與簠簋形同亦不  
爲蟲獸狀而揜至上飾畫雷火今旣受命於王爲文孝  
廟器此必孝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如此者疑禮  
文敝缺不能盡孝傳禮曰有虞氏之敦周士制得用之  
又曰諸侯飾以象大夫刻以龜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  
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飾異爾豈其爲此圖者不  
識當時蟲獸文而誤爲草木之英華者邪周之世有太  
宰內宰宰夫在禮在春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父  
宰文公宰皆官也譙周曰成王作辟宮其言王在於此



則既異于夷宮武宮矣蓋王之瀆宮也肆命王臣必親  
卽辟宮則其禮重矣錫戈瑀華采絲衣此命大夫賜  
非士得受之其制則與禮不合蓋享敦祭敦制度不同  
故上得以兼下其形制則亦已辨也

臨淄戟銘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兵威雄  
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利器堅固宜有傳於後其銘曰  
書文猶爲科斗形蓋周之未衰也戟有鉤其曲甚利或  
謂矛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利相尙今其狀如鉤  
旁出而內向者此於用不亦廢哉豈爲鏃者固如此耶  
余嘗讀字林鏃平底也蓋矛亦銅也進戈者前其鐔進

矛戟者前其鏃銳底曰鐔平底曰鏃以其平底鏃地故  
謂鏃則鏃者戟之末其與戟竝存也昔欒樂乘槐木而  
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擊子之斷其右肩齊  
氏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爲  
之勾兵酋矛之屬爲刺兵蓋戈有胡矛戟有句援句兵  
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則戟有堅其重則句牽者所  
用也昔楚授師子焉以伐隨故曰句子凡戟而無刃秦  
晉之間謂之子或謂之鏃音移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  
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戈子曼胡今  
見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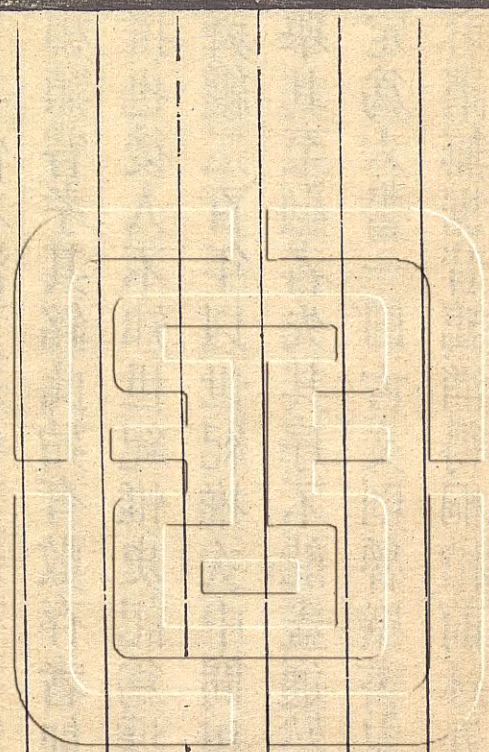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有所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子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爲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据昔臨淄得桐棺前厝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卽改自然相合蓋惟中本有因變以出



是夙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三終

廣川書跋卷第四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秦公敦銘

商人壺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孝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簋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爲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府讀如對今轉爲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簋類其無飾者則不



以龜爲蓋知爲上土之器也

太公寶缶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則太上爲古非孝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孝謚如田和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爲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孝之其以謚爲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爲缶呂氏圖爲古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据也今孝於小篆則爲缶者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据以求合耶傳曰盜謂之缶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缶爲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孝鉅伯作匱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爲簠也古之爲簠者本或作匱亦或作匱則匱字爲匱書畫類也然自古者缶簠同文特後世不知孝故識者疑也

秦和鍾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蚤天命保大業故秦虢事

或釋作使

繇夏曰

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

多福綏和萬民哻

同哻

夙夕刺刺趯趯

說文曰趯田易居也羽元反以

文或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脗士趨趨

善緣木走之才讀若王子躄



文武鎮靜不廷優彼

音燮 古文燮从言籀文燮从羊 避燮半音飪讀若濕秦文作燮

辛百邦于秦執事

籀文 味鍾故曰誓也 古文與格

同邦其音

文作其音光 以昭零 說文

謂零落也楚詞曰水凍于零澤音鶴鐸顏之 推以零音賜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 孝享以

受毛魯古文多釐眉壽無疆峻惠在位高引有慶

楊南仲劄作薄借讀 今以文考定當為撫百四方永寶用宜

秦味鍾皇祐元年春自內府降出俾孝正樂律官臣圖

其狀以黍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尺有三寸九分

深二尺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柄高

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孝秦之先蓋秦嬴受地西陲

為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賜岐西地名在諸侯其

世數可孝而知也今日丕顯皇祖十有二公則秦公不

自列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為景公自非子始邑

則十二公後當為成公自秦仲十二公則為桓公秦至

成公世號為強大其稱受命蓋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

則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劉周自后稷十五王又諸先

王不音甯非王而後世以王號推之則秦嬴稱公可以

知矣嗚呼味鍾之作吾知其有成公世矣楊南仲乃謂

襄公十二世為植公非子之後十二世為宣公非也昔

嘗孝鍾律於前之世鍾其大曰鏞小曰棊中曰剽編於

虛者鍾師掌之其大曰罇此皆用於樂而可以度數孝

也聖人制律以定樂則鍾之大數以律為度黃鍾之律



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是其數得於尺有咫矣其半損之得四寸半合爲二尺二寸有半以爲鍾餘律如是其以律爲廣長圓徑也鍾間方六鼓間亦六舞間容四上下十六以十爲率不盡於世此黃鍾之制也口大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五寸準之當得二尺四寸而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六分其頂當寸四分自外度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自內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寸半而合於周之黃鍾律矣古人尺度雖不可一至律始一龠則皆周尺也漢制鍾律自昔考信而景祐樂尺所從來者以黍得也若夫以玉尺論周以鐵尺論齊以水尺論隋其長率一寸八釐或至二寸三分皆不足用以和樂

無怪其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在西裔禮文樂制無傳諸夏孝於鍾律之度則該本於律而深於法數其於昭著勳庸告事宗祧明示德意皆深款重識蓋將以變調萬邦使工人告和以謂作器而民樂之矣則銘其鍾曰咏豈亦劉在三庭而盡備樂物以待鍾求和衆樂者耶若吳楚勾越辟陋在夷不知紀法欲鍾鎮鼎光華采飾著象真一作異物變前之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千石其重萬鈞不得用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廣一作庶大肆爲觀美以夸震一世者後人增異侈誕相從故延賓之重至二千八百鈞嘉德之量至受千斛太極之廣至二十二圍豈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哉周至景王嘗



作無射大林史不著斤鈞觀其政害財匱以逞其昭大矣功庸棄絕使著事者不得述焉是不若秦人著灋庸器而本於法制則銘峻功以示後世秦有得也

詛楚文

又通作秦嗣王籀文用吉玉宣璧使其宗

祝邵馨布忠一作告于不顯大沈久讀作湫巫咸本

大神巫咸亞駢本曰底古以楚王熊相之多臯咎

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讀作繆讀作力同心兩

邦古若壺古壹絆曰散婚毆姻矜曰齊盟曰葉

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敦古文叩仰大沈久湫而質焉

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回無道淫失讀作甚讀作亂

寘古侈從縱變讀作輸讀作盟刺內之籀文黜則薄

報虐不姑巫咸亞駢刑戮孕敵婦幽刺敦毆古戚拘

圍其叔父寘者讀作冥室檣棺之中外之劓冒改久

心不農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

倍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曰臨加我欲劓

伐我社稷伐威音許我百牧姓求蔑灋古法皇天上

帝及大沈久湫之郵祠圭玉犧牲速一作取得我

邊城新郵及鄜長敦倍不設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

矜音府巫咸本作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曰偪得

邊讀作境將欲復其貺蹟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賤

鞞讀作鞞音輸音棧輿禮使介老將去之曰自救也巫咸



殿古亦應尊古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

賜声古克劑巫咸本作楚師且復略我邊城設數楚

王之佻盟犯詛箸著者石章呂盟大神之威神

###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常

奉大沈河沔江是為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為中

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

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五璧褚

山少牢嬰毛一璧驪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

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間湫

淵之靈或喧呼輒興雲仁壽中宜居湫水移於始平故

嬰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

取吉玉為

###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

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佻登山羣巫所以上下故

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表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

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時不擇美

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嬰

不得而泐也

### 亞駝

王存父以亞為烏今孝鍾鼎銘惡或為亞古人於書蓋



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漚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漚以駝爲沱此宜讀惡池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漚夷水起北地東入河一名漚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邱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邱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黃伯思學士以烏駝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靈邱爲是

書詛楚文後

秦詛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

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鍾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剝缺因據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漚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嬰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猷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邱耶前世疑楚無熊



相而秦楚初未相構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  
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  
謂熊相其間如熊相禘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  
爲芊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  
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  
楚以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于經者蓋平王  
以無忌取秦女昭王囚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  
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日昔  
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其時孝之楚成  
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  
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

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  
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其頃襄  
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爲雄楚以約從爲霸當此時天  
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  
強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  
視其詞則有新鄭及邾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屈匄楚  
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  
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爲  
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  
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鄠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  
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



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豈闕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郝長敕猶謂楚人倍犯盟詛一作誑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爲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罟琅邪可況後先此其爲可傳也

###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疾縮法度量刪不壹歎歎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刻詞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

此銘故刻左使無疑此二世詔也昔開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旁有銅塗鑄字卽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鼎而此從貝爲異許慎說文兼有二字蓋籀書文異壹從壺昆吾園器其從吉聲也壹爲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蓋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代鼎彝舊文顏之推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制之物故得著焉

###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



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爲之古者鐫刻金石有其灋漢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金之工殆絕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勅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爲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錢一其制卽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纔三寸有奇按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蓋其一時所制而錢爲前詔方爲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余考之卽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連生規規爲槩規槩自是器名故以寓方圓之法後世不知其灋徒守



其名率至不知規槩所在此其爲方圓者且得有法數  
度量可考於其間耶孟子曰規槩方圓之至也爲規槩  
以得天下之方圓則不可無器以寄其灋使人就而正  
也韓子曰規有礪荀子曰五寸之槩盡天下之方夫規  
之圓也其至於礪則失其圓也此名法之所守也槩方  
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旋見規  
右折見槩規槩準繩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槩  
使知方圓之法至於棄規槩委繩墨而得方圓平直者  
吾弗知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厯厯耳視其  
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  
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畫不應今  
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搨臨可得放象  
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本益可信也  
嶧山今謂鄒某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卽邾  
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  
斯大篆勒銘山額名曰畫門其文孝史記多不合豈傳  
者誤邪魏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  
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爲法取之不窮其後邨落供  
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剝缺然不應遂無存  
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



碑未絕故是好奇者猶得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厯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剝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惠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

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蓋鑿石爲穴下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親音輒音鄰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陞于後世史作丞于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內外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陞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丞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泰山



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施于後嗣  
石尤可孝益爲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  
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干人  
書于干今孝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  
斯所得据也大人貫簪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  
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  
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  
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爲据蓋亦敝也篆文於後  
世爲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爲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  
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  
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

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  
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爲患其足以愚後世  
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蓋自愚而不知也

### 金人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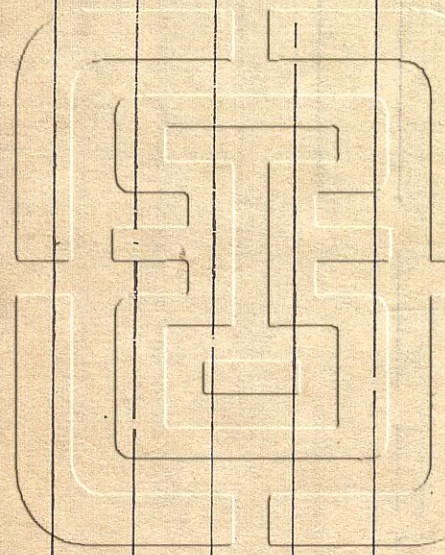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  
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  
謂得之印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  
此昔秦以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爲祥鑄金  
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  
央宮王莽嘗鑄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  
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



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  
乃排陷河中戴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  
亡矣爲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字奇而  
古猶在銅鏤伯仲間也

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  
書篆書所不至也篆濃貴得矯匾應勢故筆力常有餘  
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  
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  
不更爲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爲小篆由漢逮  
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爲此篆文不可考  
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  
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刻銘於是  
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据也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四終

廣川書跋卷第五

槐廬叢書

宋 廣川董道 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爲龍栝疑陵  
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與仲方會長安因示余  
龍栝考其制有首龍也其旁刻飾雜有花草蟲獸足分  
類卮其識曰互峇考之古字當讀爲亞鎗蓋古文尙書  
滄從峇鎗爲倉古文從省如此漢制東宮給銅龍頭鎗  
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昔人因  
火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乃曰鎗被燒失腳觀此便知鎗  
爲有足器矣可以信也



谷口銅甬銘

大業三年三月改斗稱一依古法正用小斗小稱小尺以合於律呂度數

銅甬銘曰谷口銅甬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劉原父以按今權量容纔三斗重纔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時權量宋矣孝之於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而圓其外庀音挑旁九釐五豪釁百六十二寸其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徽以魏量按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制梁陳以古升五升為斗周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密依漢志修稱尺與律權石等梁陳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為一升古三斤

制為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主事各二人為隸古蓋當時筆畫可以貴也方時嘗遣僑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至武帝皆徵入為王官按叔名寬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學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裴回歎仰未嘗不移日也

權銘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為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



園而環合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既著之矣方晉之末掾尉王味掘得園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蓋一時所同制也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元和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蓋和帝卽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蓋古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爲之蓋以錢爲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篆富貴昌宜侯王字紀談以富貴昌爲蜀昭烈鑄

器之銘今紀年元和永元知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當時以爲瑞應宣付史館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尙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觀顯慶中得洗銘作長宜子孫當時不知爲洗則宜開元以爲尊也

章帝書

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



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書之其後用於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迺謂杜操始變字法謂之章艸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操也

窆石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臨淮時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歲在未所遭作大吉利時窆石室候來歸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卽位之元其年爲辛未則謂太歲在未是也傳曰窆器豐碑之屬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窆以度爲邱隧共喪之窆器蓋豐碑謂斲大木爲碑形如石而窆爲橫木蓋豐碑之上所以下紼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緘衡則以木橫之棺傍緘則直以紼繫之不得以橫木其上也鄭衆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備檀弓謂之封昔人謂其聲同也蓋周漢之聲與今自異其事可得考之於此嘗謂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襲輩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然刻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窆石最先他銘志得之知其所由來遠也

韓明府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剝缺然可句讀得之明



府名勅字叔節歐陽永叔嘗謂書傳無以勅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爲勅漢用秦法當時豈臣下敢以勅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勅字從束謂誠也王者出命令以誠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勅爾古者以勞賚爲勅勅爲賚音其文爲祿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勅爲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勅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謨作縣樓架敕書於呂樂榜爲敕書蜀中縣多作敕者說文敕自音策謂馬箠也敕音奇謂木別生也嘉謨蓋勗之子勗有書名不知敕非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爲勅可不戒哉

### 樊常侍碑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所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爲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爲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爲據也漢自延平故制壞矣中常侍黃門增舊三倍於永平又改璫黃金而貂右矣其勢傾天下觀東觀漢記書宦者盡敘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爲唐叔振鐸後則史氏畏避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據耶今碑敘自中黃門遷小黃門又自此遷常侍或疑其制蓋漢中世常侍千石小黃門六百石中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蔡倫自小黃門遷常侍而中黃門非大功



不得躡小黃門以進此可得孝也漢又有中宮謁者書  
內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宦者漢制主中文書則左右  
史也此皆不屬少府而自爲一職其制已極宜其能亂  
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  
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又  
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秋賈子  
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  
自敘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據而成之  
今孝史記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歌曰山居耕

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  
死家室富又恐受昧枉法爲姦觸大臯身死而家滅貪  
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取爲非廉吏  
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  
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  
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  
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  
之功卽怳慨高歌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  
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  
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



子孫困窮衣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溼墜墮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鄉卽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謂因困窮而後封者則同也昔叔敖曰楚人鬼而越人蠶可常有者惟寢丘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窮困而受封況寢丘自是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廢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安順後諸儒鄉辟虛造無所撿括竟爲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樂附從之如伏生爲勝毛公爲萇子賤爲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其應劭謂公羊爲高穀梁爲赤阮孝緒以穀梁爲俶沈以仲叔名貢此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糜信以穀梁當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者衆也不知何孝之焉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妄爲記錄此碑所謂叔敖名饒余於此則有疑焉

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書其序舉孝廉歷元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臯已昔人謂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以禹湯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類謂臯已尤不得施於此也且宙之謚



不過當引過自居不以予人然便爲臯已亦於書何取  
漢世文物至東京衰陋已如此嘗怪三代文字之盛其  
見於鍾鼎簡冊不入詩書尙多有之渾厚尊嚴如冠劍  
大人黼黻以朝坐清廟而走羣后使人仰俛有愧後之  
人拘迫自囚如餓隸羈虜左右望畏而愁歎喑鳴之氣  
鄉人悲咤又如宦豎宮妾案諱忌之甚則俳諧如庸倡  
笑侮求說一時故皆不得逞夫熊牟射虎氣已貫金石  
矣其放矢復沓則意已避石故不能中也文章以氣爲  
主君子養氣配道與義死生威武不得移之故其言深  
純渾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望洋鄉若不得其涯涘  
也彼其肯低首求售顧一切忌諱牽攀自拘遑遑然求

合而不得也詩稱文王克昌厥後其在武王明發不寐  
其在書則曰無若商王受古人於文無忌如此其氣固  
已蓋天下矣宜見者聳動吁可畏而歎也余讀屈原書  
以朕自況周秦六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  
後禁忌稍嚴文氣日益凋喪然猶未若後世之纖密周  
細求人功臯於此也昔左氏書子皮卽位叔向言罕樂  
得其國葉公作廟命楚漢之際爲世本者用之潘岳奉  
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柩大行屈道孫盛謂  
父登遐蕭惠開對劉成甚如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  
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贊聖旨  
晉武詔山濤曰若居諒闇情在難奪夫顧命大行慈旨



諒聞德音後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況與稱臣對  
客自漢已絕於此況後世多忌而得用耶顏之推曰古  
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人實遠但綴緝疏朴未  
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對偶避諱精詳賢於往  
昔之推當北齊時已避忌如此其謂綴緝疏朴此正古  
人奇處方且以避諱精詳爲工音律對偶爲麗不知文  
章至此衰敝已劇尙將俛俛求名人之遺蹟耶吾知溺  
于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約徒隸之習也

### 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曰五  
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昔歐陽公

謂集靈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可知衆矣然人各  
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事也文籍所傳其隱細  
不大顯于世凡幾何書其顯而在人耳目者雖衆又未  
必盡得而知則其存與否吾安得而盡之故於書傳所  
疑每則慎之不敢決然以謂此也漢武集靈宮見於太  
華漢志旣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  
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山石立  
中宗繼統大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  
珪出水子朝罍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  
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疇然則集靈亦  
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



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郝閣頌

漢郝閣當析里橋建甯五年李君諱會字伯都析里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旣然郝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碑今所見如此考其地當闕而郝閣無存蹟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驛散關之峭潔徒朝陽之平燥按羃古文顯字潔川漢作濕讀謂川在卑濕書學至今同文古字濕作澗又作潔故漢人濕又作羃然則潔當作濕燥古文作爇蓋臬與參同體其言驛則與易同卜用驛亦易也至謂遭遇隕納則以傾隕地壤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慶都碑

堯母冢在濮州靄澤縣有碑余得而考之蓋建寧五年廷尉臣仲定所建濟陰守宋晃元讓成陽令管遵君臺遣大掾輔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則本春秋合成圖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則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爲黃雲覆蓋茂食不飢許慎嘗爲之論曰堯親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鬢頰長赤命帝起城元寶及生堯視如圖故着有八采之色以帝王世紀考之堯爲帝嚳子則豈爲無父漢人尙讖緯其論每若此彼以漢高



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爲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禎祥不應怪詭至此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爲劉氏非魯史本文廼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堯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其說觀此碑所錄與許慎立論則焯之說有所推考之矣昔皇甫謐以穀城爲陽城而碑作成陽集古錄以碑爲正余按成陽本成伯國地記謂在濮州雷澤述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劔則成陽惟謐爲誤他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祠唐堯于成陽古未嘗亂也

蔡邕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矣燼間然缺殘湮淪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改滋亥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秦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撿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



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尙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陽銜之曰石經尙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尙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尙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尙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旣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授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尙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旣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闕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



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尙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陽銜之曰石經尙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尙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尙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尙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旣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授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尙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旣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闕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



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按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耄而不輟作耄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旂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按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

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按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案憮然下疑脫作子憮然

### 朱龜碑

余得朱龜碑廼孝次其文曰龜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益州夷侵寇以君爲御史中丞討伐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吳茲曰序集古謂龜事蹟不見史傳其僅見此碑者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龜事見漢書甚詳華陽國志曰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益州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大



尉掾巴郡李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顒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雒陟今以碑爲据則漢書謂夷執雒陟朝廷遣龜何顒擊叛蠻始得雒陟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昔常璩書蜀事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其出繡衣持斧墨綬以下得擅誅則太守非遣况龜爲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他任而居外者耶其將并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

曰別本國志有蠻夷復反雒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里學小兒語也雒沒故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爲朝廷三府豈不益陋耶

小黃門譙敏碑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黃門在漢秩六百石永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時孫程以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瞻望車騎單超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發五營騎士將作起翕營侯覽豫作壽冢石棺雙闕高廉百尺其制如此則敏爲大碑深鑿屬文見之何足稱異哉其書曰守靜韜光以遠悔吝敏之能與不能未



可以此得之然當時以此銘之豈亦慎時之失不得顯  
言亦於此稍見其有貴於斯者耶方其時如呂強忠直  
且不免死既死收捕宗親知當時蓋亦有人矣爲忠直  
而受禍其得盡行其志哉余讀其書而傷焉不宜意當  
靈帝世而沈沒宦豎中能自拔起於汗濁此其可貴也  
同時有北海趙祐以博學稱甘陵吳伉善風角託病不  
與事濟陰于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稱爲清忠不爭威  
權又有李巡與諸儒五經文於石此其尤異者然其可  
謂宦者遂無其人耶若敏於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強  
輩以取名自顯然下亦不若忠讓之徒剝器王室其不  
得書於史宜也

周公禮殿記

此記在成都學舍顏有意撰昔廬江文翁治蜀初立學  
成都作講堂石室開二堂左溫故右時習復作周公禮  
殿畫孔子像蓋古者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故學  
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開元後制度廢棄惟此存尔  
可以孝也其後遇災太守陳留高朕隸釋修立增二石  
室更於夷里橋今學石室一爲高朕朕自有功學者故  
其室至今與文翁俱傳在漢爲蜀守以勸學爲本二人  
之存爾可以不廢也昔人嘗疑朕非制名可稱於臣下  
者自秦漢天子所爲稱豈復可存耶流俗謂爲高勝至  
宋璋洗視知爲高朕范蜀公嘗爲人道之甚詳余嘗至



其處求字畫得之實爲朕字知在漢猶未有嫌不必曲辨朕爲勝也蜀書有高勝爲郫縣人昔人疑其爲守非也魏文帝時夏侯霸爲右將軍霸父朕嘗仕於漢可信也

#### 四皓神坐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圈公神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角里先生神坐重畫深鑿其書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其相傳必不誤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檢諸書得陶淵明洎唐詩人皆言黃綺

如李白輩亦如此卽改去此詩然世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爲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蹟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爲夏黃公無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圈孝之陳留志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圈中故謂圈公昔圈稱撰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後也古者用與祿同文故樂書作觥鄭康成於禮用皆作祿陳留志作角唐李涪嘗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漢中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柱歛牛馬六畜翛然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雞犬皆仙昔淮南王安或爲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臯誅死知其爲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事則得爲概見也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傳自刪秦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和王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爲唐公昉作傭客後八百僞病公昉爲廢數千萬不以爲損又作惡瘡公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歛牛馬鳥獸令其不死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抑雖稚川好奇亦不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所在可以考也

天祿辟邪字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墓列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不盡爲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



爲隸至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焉大體皆爲偃波執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以篆尙存也按書志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祿又爲鹿傳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騏驎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資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昔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祿然當時所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說長尾未得便爲天祿也

### 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旣衰敝士俗流於容說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發汗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保寵有願死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衆矣而高舒楊倫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甯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亡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



者也

光祿劉曜碑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難句讀碑首書曰漢光祿勳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反其故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雷說文雷從𠂔戶開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酉酉爲秋門則雷自從𠂔𠂔爲酉之省文故知雷不從卯劉姓則不從刀也當漢季世緯書旣出故言𠂔金刀者劉也學者不復考古妄意求之昔許慎以劉爲鐮其轉而爲劉者以田易爲刀也然姓書周之大夫有食采於劉者此畿內地也因地以爲氏則與漢姓異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書與漢如何故凡漢姓自當爲鐮或以爲雷南朝有雷異或以爲出雷侯非也特漢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蓋從地得之昔爲礎也故其劖鑿不可盡見惟曰公諱立其下已缺又曰濰陽人知其爲橋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于三鼎勒于征鉞官籍弟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此碑蓋司徒崔列廷尉吳整刻列石者猶可於此書見之余謂立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姦爲務蓋剛介一操之士當其時所薦達多在顯位故名猶傳又如魏武於其微時立則識之故其後世名益顯也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廣川書跋卷第五終

